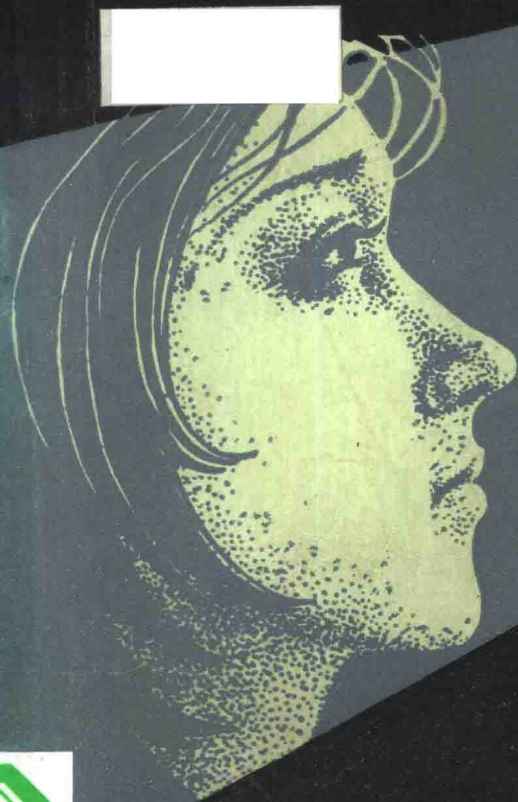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唇印之谜

王东满

唇印之謎

王东满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唇 印 之 谜

王 东 满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7³/₈印张 157,00字 印数：1—224,300 1983年10月第1版
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36·81 定价：0.64元

目 录

唇印之谜	(1)
三喜断案	(64)
禅房花木深	(99)
双头尸奇案	(150)

唇 印 之 谜

诗人们常常将我们的生活比作一个大万花筒。这个比喻固然形象、生动，而又富于美妙的遐想，然而，殊不知在这个万紫千红、变幻无穷的大万花筒中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严峻的斗争……

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大万花筒中的一角。

—

上午八点整，清脆的电铃声响过之后，A铁路局工程队又开始了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。工程队保卫股的大办公室里，安全检查工作会议刚刚开始。

忽然，门外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、频率极高的叫喊声：

“不好啦！郑茹死啦！小郑被害死啦！”

这紧张而恐怖的尖叫声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冲进了工程队机关大楼，震破了平静的气氛。正在主持会议的保卫股副股长黄然，刚打开笔记本，愕然大惊，“忽”地站起来，仿佛不相信自己的听觉，疑惑地冲向窗口。屋外的尖叫声已经把会议冲乱，人们纷纷吃惊地向门外奔去。

黄然随着惊慌的人群奔向楼门口，只见两个姑娘，神色

慌张，犹如惊弓之鸟，跌跌撞撞，失魂落魄地尖叫着跑过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黄然抢上去急问。

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，面色惨白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郑……郑茹叫她对……对象害死啦！”

“啊？”黄然眉头一拧，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宿……宿舍！就在小郑宿舍！”

两个姑娘边说边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“咳呀！哭！哭什么！”黄然厉声斥责道，“凶手呢？凶手抓住了没有？”

“跑……跑啦！”

“跑不了，我们把这小子抓住啦！”

两个姑娘还在哭诉，只见四五个工人扭着一个面无血色，黑瘦黑瘦的青年走来。

黄然将那青年狠狠扫了一眼，略加思索，断然喝令一名保卫干事带领民兵把他带到楼内暂行看管；另一名保卫干事带领工人去保护现场。他的一举一动是那样果敢干练，处处显出一种军人的气质。布置完毕，他飞也似地奔回办公室，一把抓起电话话筒：

“喂！总机，要公安处！快快！”

二

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一辆草绿色的警车带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在工程队的大院中心停下来。车身还未停稳，一个身着警服的黑大个弓着腰首先走下车门。

黄然一眼认出这个人就是铁路公安处新调来的处长周强。他急忙迎上去：

“周处长，凶手已经抓获，在楼里看着呢！”

周强似乎对凶手并不感兴趣，颧骨突起的脸庞上，两汪深潭般严峻的大眼，闪着焦急的光芒：

“现场在什么地方？”

黄然领着周强和几名侦察员，匆匆绕过两排平房，指着后面一排平房最东头一个半掩着的门，说：

“就是那间。”

这是一排一溜七间的平房。郑茹住在最东边的一间，紧靠着高大的院墙。远离门前的周围，已经布置了保护现场的民兵。

“有人进过室内吗？”

“没有，除了报案的那两个姑娘，再没有别的人进去过。”

周强点点头，对黄然的细心十分满意。保护现场对于破案是最为重要的一环。周强先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然后避开门前的足迹，和几名侦察员小心翼翼地绕道接近郑茹的门口，伸出一个食指，轻轻将半掩着的门扇一顶，门开了，他们随即进入室内。

这是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宿舍。室内的摆设整洁有序：光光亮亮的水泥地板，干干净净的油漆桌凳；窗户紧闭着，靠窗下的三斗桌上摆着一架旧式打字机；对面竖着一顶文件柜，文件柜后面是一个单人床。郑茹赤身露体，一丝不挂地仰面躺在床上，绿色的线绦被子拥在床里，四六印花床单垂在床边。

周强一走进室内，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油墨香。室内的整洁，使他对死者产生的第一印象是：这是一个干净而又利落的姑娘。尽管室内的床、桌、凳、柜都比较陈旧，但都擦拭的一尘不染。他先翻起死者的眼皮看看，确认已经无救，然后指挥侦察员进行照相，提取指纹、足迹、踪影……仔仔细细地寻找一切可疑的痕迹，检查死者的遗物。这一切，尽管由于凶手已经抓获，有的侦察员已觉得似无必要，然而周强却依旧一丝不苟地要求他们不要放过一点蛛丝马迹。

与此同时，法医也奉命赶到……

现场勘察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。临离现场时，周强在门扇下的漆皮剥落处，发现沾着一团花生米大小的棉花球，他取下来，闻了闻，略略皱了皱浓黑的眉头，收入包内，命令继续保护现场，便默然地离开了……

三

现场勘察完毕，黄然和工程队领导将周强他们领到机关会议室稍事休息。工程队领导介绍了郑茹的一些工作表现，最后说：

“郑茹同志在我们单位一贯表现得好，工作不怕吃苦；她是保卫股的干事，又兼打字员；和同志们相处得也不错。就是最近听说因为搞对象不知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总是忧心忡忡的。可她从不轻易向人们谈个人的事情……唉！也是我们当领导的失职，只知道使用同志，不知注意关心……”

“要说不关心也不完全对，”黄然插上说：“郑茹同志算我们股的一名内务干事，我也曾经问过她，最近情绪为什

么不好。她不是说没有事，就是苦笑一下，避而不谈。后来她才吞吞吐吐地说，她和李曾——就是她的对象，不，就是那个凶手——不想再谈下去了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两个人不在一地工作，天南海北的，将来也是个麻烦。我还劝说她，将来可以调一调嘛。她又说性格也合不来，那个性格太粗暴……我看这倒象是真心话。现在事实证明，这家伙不但粗暴，而且狠毒！我看应该马上逮捕审讯他！”说着，刚要习惯地捋捋袖子，马上又觉得不妥，他看见周强和几个侦察员都无明显的反应，又忙扯下了袖子。

周强坐在折叠椅上一直凝思不语，一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。两个毛茸茸的大鼻孔里喷出的烟雾罩住他那矿石一般黑紫的脸。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，仿佛在那浓云密雾中专注地寻觅着什么。直到报案的三个姑娘和抓获罪犯的两个工人走了进来，他才收回神来，起身让坐，然后亲切地一笑，说：

“好，请你们谈谈报案前后的经过吧。”

“讲得越详细越好，”黄然充分表现出一个保卫干部的才华和认真，“谁最先发现的谁先讲。”

三个姑娘余惊未消，互相看看。

那个长的小巧玲珑的姑娘巧玲，犹豫了一下，使劲咽了一口唾沫，紧张地说：

“我……我最先发现的。”

“不要紧张。”黄然又安慰道。

“是这样，”巧玲舔了舔嘴唇，“今天早上，我到工地去上班，路过工程队宿舍前面的小土坡，有个人慌慌张张从后门跑出来，一下撞在我身上，差点把我撞倒。我气得骂了

一声瞎了眼了。他头也不抬，还是跑，就象身后有狼追他似的。我忽然看见他好面熟，好象在哪儿见过，可一下又想不起来。正巧这时，玉梅和春香她们两个也过来了。她们说这个人很象小郑的对象。这一说，我也就想起来了，可不是，我在小郑那里见过他的照片，难怪面熟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就犯疑了：他怎么这样慌慌张张呢？会不会和小郑闹翻了？我早就听说小郑这些天情绪不好，可一直没顾上去看她。我看离上班时间还有一刻钟，就想去看看小郑。对了，正好这时黄股长你在楼上喊我，”巧玲说着看看黄然。黄然点点头，示意她接着说。“黄股长叫我顺便喊一声小郑到股里开会。我们三个就说说笑笑拐进郑茹的宿舍，在门外喊了两声，里面没人答应。我一推门，看见小郑……”巧玲又羞又难过地说不下去了。

玉梅和春香接上说，她们三个进屋一看就吓愣了。倒是春香年龄大点，一看这阵势，马上联想到刚才碰到郑茹的未婚夫那个慌张样子，就拚命喊着叫着追出来。正巧这时那两个工人师傅骑着自行车过来。于是他们去追郑茹的对象，巧玲和玉梅就奔向保卫股报案……

两个工人师傅接着把追捕李曾的过程作了补充。

黄然还要补充说什么，侦察员尹玉林匆匆走了进来。

四

三个姑娘和两名抓捕李曾的工人师傅谈完情况走后，尹玉林急切地说：

“处长，可以施行逮捕了。凶手无疑就是李曾。”

周强浓眉微微一挑：“李曾坦白供认了？”

“不承认也由不了他！”黄然忿忿地说，“他和郑茹搞对象，工程队人人皆知。显然是郑茹不同意了，他起了歹心，人证物证……”

“不，李曾没有承认，”尹玉林打断黄然的话说，“也没有否认。但是现场勘察的结果，完全证实凶手就是他。”尹玉林说着打开公文包抽出一个笔记本，看着说：“第一，从死者郑茹身上、床上、柜子上提取的指纹，和从郑茹嘴角上、左腮上提取的唇印，都是同一个人的。而这些指纹、唇印和黄股长提取的李曾的指纹、唇印完全相同。第二，从地板上提取的鞋印是40号模压胶底鞋，而李曾现在脚上穿的鞋正是这种型号。第三，经法医鉴定，郑茹属于窒息致死，死亡时间也和李曾逃走的时间吻合。还有，”尹玉林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十六开折叠的油印用的白有光纸，接着说：“这是刚才检查郑茹的遗物中发现的一封未写完的信，是写给李曾的。其中有这样两句话：‘我总觉得这样的结合不会给你带来幸福，我不愿……’，这封信没有写完，但从中可以证明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。他们两个的感情已经破裂……爱情已经被敌对、仇视、妒嫉所代替。根据这些，我认为——”

“更重要的是罪犯是被当场擒获的。”黄然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。

对于尹玉林陈述的理由，周强的反映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；然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，一步一步地来回走动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种冷淡的态度，使尹玉林感到自尊心受到刺伤，使黄然感到莫名其妙，使在场的工程队的领导不便多言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尹玉林见周强不表态，以为自己没有说明白，忽然又想到一条理由，两眼象追光灯似地追逐着周强，进一步强调说：

“还有，李曾不在本市工作。根据刚才从他身上查获的车票证明，他是今天凌晨赶来的，作案之后仓皇逃走……总而言之……”

总而言之应该马上施行逮捕，但尹玉林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两只火辣辣的眼睛定定地看着这位他还不太摸脾气的新处长。

周强依旧缄口不语，默默地走动，频频地喷吐着烟雾，专注地思索、寻觅着……

这种局面，使极力表现自己的黄然大惑不解，甚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惶惧、局促和不满。他拿起暖水瓶往茶杯里倒茶，却把暖瓶塞子当作茶杯盖放在茶杯上，使茶水溢了一桌面。他又慌得用袖口去擦，当他的袖口刚挨近桌面时，仿佛烫了手似的，又慌忙缩了回来。

这局面，使血气方刚的尹玉林油然而起一种愠怒。这小子今年二十七八岁，虽然走进铁路公安处，穿上警服时间不长，但已经亲手侦破过几起不大不小的刑事案子，而且由于他的果敢、机智，完成得挺出色。他的精明、果敢劲儿在公安处是受人赏识的，连那些吃这碗饭多年的老刑侦队员都甘败下风。今天，他第一次跟上这位新任处长办案，本来想好好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干，谁知这个案子竟是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，他感到实在不过瘾！然而，他万万没有料到这里新处长是这样优柔寡断，故作高明，这样轻视他的意见！加上他那默不作声的样子，那种抽烟、走动的神气，他的自尊

心与优越感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刺伤，不由得心里升起一种埋怨情绪。但是，他嘴上却不敢吐露，只是睁着困惑的大眼，直勾勾地望着周强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里间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。黄然进去拿起话筒，急忙喊道：“周处长，你的电话。”

电话是公安处打来的：根据医生鉴定，郑茹死亡时间是凌晨五点左右，也就是距离巧玲等报案时间三个小时左右。

“这就更证实是李曾作案了。他是乘凌晨五点半的火车到A市的。”尹玉林又忍不住低声对周强说。

周强接过电话，掷去手上的烟蒂，两道又粗又黑的浓眉立时舒展开来，频频颌首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现在有的证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。”

黄然顿时眉开眼笑，故作风趣地说：“周处长是不到火候不揭锅呀！”

“揭开锅糊不糊还难说呢！”周强也难得说了句笑话，然后对尹玉林说：“先不忙逮捕，反正他也跑不了，我们马上与李曾正面接触一次。”

五

李曾被两个民兵带进了会议室的里间。他脸上似哭又似笑，朝屋里的三个人不屑一顾地乜斜了一眼，不请自坐，显示出一种可笑而又不可琢磨的神气。

周强十指交叉，搁在桌上，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坐在对面的这个罪犯。这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，瘦高个子，黑黄面皮，模样不算标致，也不算丑陋；衣服是崭新的，深蓝色

涤卡质料，但领口的扣子脱落，显然是被人擒拿时扯掉的。裤子上有被人踢过的脚印。

他坐在一条靠墙的长椅上，左腿搭着右膝，一只模压胶底皮鞋随着小腿的颤动不停地颤动着。他坐在那里，眼睛向上，旁若无人；一对圆眼，时而发直，时而乜斜，时而向上翻动，眼角的肌肉不时地轻轻抽搐一下。

“这是周处长，你要老……”黄然的后半句话被周强锐利的目光碰了回去。

“老子什么也不要！”犹如一只凶猛的卧狮突然受到芒刺一般，李曾腾地跳起来，歇斯底里地狂嚎，“老子要爱情，老子要老婆，老子要……要……”他嚎叫着，撞着墙，如鲛在喉，突然放声哇地大哭起来。

“你不要装疯卖傻！”

周强宛若无动于衷，又一次摆手制止了黄然的斥骂，静静地审视着李曾。直到他停止了哭嚎，蓦地转过身来，背着双手安静地靠在墙上，周强才示意尹玉林开始提问。

尹玉林往李曾身边挪挪凳子，示意他坐下，神情严肃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李曾没有坐，也没有回答，只是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三个人，仿佛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，干裂的嘴唇蠕动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尹玉林又不轻不重地重复了一句。

“我？”李曾发呆的眼睛突然射出一种奇怪的光，嘴唇剧烈颤动，半晌，又突然地狂叫：“魔鬼，我是魔鬼！没有一个姑娘喜欢我的名字……她们都是骗子，都是诈骗犯……生不同床，死也同穴，我不活了，我也要……要死！谁也不要拦我！走开，滚开！”仿佛周围有许多人拦阻他似的。李

曾手脚乱动，叫着嚷着，朝墙上乱碰乱撞。

尹玉林被李曾这种语无伦次、前言不搭后语的狂叫弄愣了。他一边速记，一边用目光征询周强的意见。

黄然接受了两次教训，不敢再轻易说话。

周强看李曾的头在墙上碰得咚咚响，才示意尹玉林上去制止。尹玉林一把拽住李曾的膀子，把他扳了个大转身，只见李曾发直的眼睛里暴出一颗混浊的泪珠，遮没了眼球。

尹玉林使劲按他坐下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不要装疯卖傻，老实一点！”

李曾直矗矗地坐在长凳上，定定地看着尹玉林，忽然又“腾”地蹿起来，双目圆睁，指着尹玉林冷笑道：

“哈哈！你……你小子！老子认识你，老子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你……你是仪表十厂的，你……你挖老子的墙角，你把我的云凤夺走，你把我的爱情夺走！”说着，不禁凄然泪下，痛苦异常。尹玉林正要用力喝止，他又猛然转脸，发抖的大手指着黄然，“还……还有你……”黄然愕然吃惊，仿佛怕李曾把他的手抓住，慌忙缩手后退。

“……你……你仗着你老子当官，”他的嗓子沙哑了，声嘶力竭了，使劲咽着干唾，又猛然抓住周强面前的茶杯，往嘴里倒。茶水一半顺着嘴角流进脖子里。他喝干饮尽，掷下茶杯，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一下嘴上的水，仿佛把刚才的话已经忘尽，又气喘吁吁地指着周强骂道：“你……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！一阔脸就变！你父亲挨‘四人帮’整，你就亲我，爱我，找我，缠我……你父亲一平反，把你走后门调到A市，当了个臭打字员，就……就翻脸不认人，就想一脚把我这个穷工人蹬开！死，死你妈的活该！活该！活该！”

随着最后一声惨叫，李曾终于精疲力尽地倒在长凳下面。

“完全是装疯卖傻！要不就是患了克尔萨珂夫氏病。”黄然贴近周强的耳朵低声说。

周强看了看表，这才站起来，走到李曾面前，伸手去翻他的眼皮。李曾低着头，喘息着，一抡胳膊，杵在周强的下巴上，少气没力地骂着：“骗子！”周强将他的手腕一拧，十分麻利地翻起他的眼皮看看，然后命令尹玉林：“马上把他带走！”

李曾被尹玉林和黄然等人强行架到汽车上，又失声号啕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蹬腿踢脚惨叫：“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为什么欺负我这个穷工人啊！为什么呀？……我已经快三十岁啦……”

汽车开出工程队大院，周强忽然命令司机：“开往公安医院！”

尹玉林心上打了个愣怔，即刻明白了周强的意思，看来周强仍无马上逮捕李曾之意，仍不相信他是装疯卖傻。他心中不悦，却不敢也不能再说什么，只在心里冷笑：“好吧，咱就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六

107次快车，象一条跑乏的巨龙，刚在站台前喘息着停下来，尹玉林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去。他看看表，刚好五点半十分，离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半钟头。

这次奉周强之命到李曾的单位外调，更增强了尹玉林认

为凶手就是李曾的信心。

据李曾单位——冶建二公司二队领导和群众反映，李曾近一个月来表现异常，上班时总是郁郁寡欢，魂不守舍。有一次竟几乎从四层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。有人同他开玩笑说：“这一回要是阎王爷收留了你，可就给国家省下四百一十五个大毛（角）了。”他怏怏不快地说：“死就死呗，怕什么！早死早转生，辈辈活年轻。”

“辈辈打光棍！嘻嘻！”

谁知这样一句开玩笑的话，竟使一向沉默寡言，宽厚待人的李曾，猝然翻脸，恼羞成怒，抡起铁锤般的拳头，直向那人的胸口杵去……这是情绪反常的一件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李曾的床头枕下，发现了郑茹寄给他的一封信，措词虽然很婉转，但意思十分明白：只和他保持同志关系，或者做他的小妹妹，并不曾有过更深的一层想法，请他不要误会。

这两点显然是李曾作案的思想因素。加上群众反映，他屡遭情场失意，搞恋爱谈一个吹一个，而且都是被女方抛弃；之后郑茹和他交好多年，他简直害了相思病，而且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在这朵爱情之花上，现在郑茹的这封信，犹如在一颗火热的心上猝然浇了一桶冷水……这些，已经足以形成他作案的动机和行动。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讲，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受着一定的思想的影响，支配。这样看来，李曾突发杀人之念，自然是顺理成章，合情合理。当然，任何罪犯，当他为某种原因所激怒，萌动杀人行凶之念，以至一举铸成罪恶之前，都是感情占了绝对上风，理智失去了作用，很少考虑后果。但一旦铸成大罪，一旦某种情绪发泄殆尽，理智得以恢复的时候，他就必然后怕，惧罪，施展出各种各样的自